

民国心史

傅林◎著

兼容并蓄的时代

造就可爱可敬青史留名的人

特立独行的人们

抱持纯真纯洁亘古不变的心

林徽因

吴佩孚

胡适

王国维

中国华侨出版社

民國心史



傅林◎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心史 / 傅林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13-2387-3

I. ①民… II. ①傅… III. ①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2726号

● 民国心史

著 者/傅 林

出 版 人/方 鸣

选题策划/刘连生

责任编辑/寄 悠

特约编辑/王文新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开 本/700mm×970mm 1/16 印张/15.5 字数/200千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387-3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言 听听他们的心声

真实是最有趣的，也是最让人惊讶的。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早已成为历史，然而只要是历史，总会“任人评说”。《民国心史》是一段从显微镜下观看的历史，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只关注历史人物的内心，可谓一部心灵史。

既然是心灵史，当然就要包含喜、怒、哀、乐各个方面。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的是“成长史”，有的是“堕落史”，有的是“热血史”，有的是“冷漠史”，但主旨在于探寻人物内心的真实世界，帮读者描绘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

人是一个复杂体，尤其是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好坏划分，好人有坏的地方，坏人也有好的地方，如此方称得上是一个真实的人。

既然是“心灵史”，自然也会说到恩、怨、情、仇，这是人的一生总要面对的，虽是历史的侧面，却往往能折射出看不到的真实一面。

自辛亥革命爆发到本书落笔，时间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再次轮回到民国人物当年面对的年份数字，便让当下的各种名词，如“80后”、“90后”、“新世纪”等等有了绝佳的比照，剖析一百年前国人的内心世界，聆听他们的声音，又何尝不是为如今的我们擦亮一面模糊又心惊的镜子呢？

目 录

第一辑

“80后”摄政王与帅哥刺客的故事

“80后”爸爸 / 002

偶像派帅哥刺客 / 004

“元首”、“皇帝”和一个谜语 / 008

尘土与尘土 / 011

第二辑

辫子和宣统二年的高考

雨水中的高考 / 014

胡适——问题青年和问题考生 / 015

手淫和辫子 / 022

第三辑

大军阀小性情

袁世凯也深情 / 027

段祺瑞——棋迷、理想家和素食主义者 / 032

秀才军阀吴佩孚 / 038

你不知道的冯玉祥 / 046

第四辑

章太炎：史上最可爱的革命家

革命家与衣服 / 053

大侠章太炎 / 057

妙趣横生章太炎 / 059

章太炎遗嘱 / 062

第五辑

一个国家的成年礼

- 婚礼种种 / 072
悲欢离合 / 077
革命源于“炒作” / 087
胡适·宣统·庄士敦 / 091
才华横溢 / 097

第六辑

一个王朝的告别礼

- 还原一个真实的辜鸿铭 / 100
寂寞王国维 / 108
梁启超：用生命向新时代祝贺 / 117
形形色色的“爱新觉罗”们 / 120

第七辑

导演历史的两所军校

- 尚武堂的枪声 / 126
张治中和他的同学们 / 130
战场上的老师和学生 / 134
黄埔生活掠影 / 139

第八辑

好人蔡元培

- 好人、炸弹和学问 / 149
蔡元培的北大 / 152
寂寞香江 / 155
蔡元培和他那个时代的名人 / 158

第九辑

周家三兄弟

- 哥哥·弟弟·八道湾 / 164
文斗与武斗 / 167

第十辑

- 抗战时期的周家老二 / 169
周家兄弟的荣与辱 / 175
兄弟冤家不易解 / 177

爱上林徽因

- 世上只有一个林徽因 / 180
林徽因和她的朋友们 / 182
世间再无林徽因 / 189
诗·诗人·林徽因 / 193

第十一辑

最好的大学

- 西南联大 / 202
千军万马赴长沙 / 203
秀才们的长征 / 205
联大的骨气 / 209

第十二辑

“饿”成的伟大艺人

- 艺术与饿 / 216
艺术·同行·流氓 / 220

第十三辑

墓碑上那一抹红

- 归来吧，萧红 / 224
永远的萧女孩儿 / 227
墓碑上的红 / 237

第一辑

「80后」摄政王与帅哥刺客的故事

宣统二年（1910年），他们27岁，都生于1883年，是标准的“80后”。

一个口吃、木讷、谦恭，本应该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却当上了大清帝国的摄政王；一个帅气、才华横溢，本应该是中国最好的诗人、明星，却成了刺杀摄政王的刺客。

这两位民国“80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载沣和汪兆铭，一个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爸爸，一个后来改了名字叫汪精卫。

再后来，上天又让二位调了个个儿——一个成了一介平民，一个成了“国家元首”。

然而，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这，不能不说是上苍跟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80后”爸爸

载沣，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从小长在醇王府。王府中人没有因出了个皇帝而感到风光无限，反倒个个战战兢兢，生怕一个不小心被恩威无常的慈禧太后抓到把柄。到载沣成年的时候，他不出意外地成了一个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人，除了怕获罪，更主要地是要掩盖严重的口吃。

沉默、说话时谦恭地点头成为载沣的标志性动作，这使他看起来比别人更像个贵族，见过他的外国人都在回忆录里夸奖他有真正的亲王风度。但是，他的儿子——年幼的溥仪早就揭穿了“皇帝的新装”。溥仪回忆第一次认识父亲时的情景：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给了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儿，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

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过两分钟。



幼年溥仪

这位“80后”爸爸见到亲生儿子还如此紧张，面对大场面时的样子自然更是可想而知了。载沣就是以这样的“风度”支撑着大清朝最后几年的门面的。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载沣是个十足的窝囊废，不仅是你，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包括他的头号政敌袁世凯，以及那些心怀鬼胎的王公大臣，乃至现代的历史家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大清摄政王载沣貌似很帅

载沣除了是一个窝囊废之外，还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个求知欲很强的科学爱好者，若不是阴差阳错当了“摄政王”，他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天文学家。证据是，当王公大臣们忙着争权夺利、花天酒地的时候，最有资格得到这些东西的载沣却在如饥似渴地读书。

载沣毕业于大清国最高级私塾——陆军贵胄学堂，这是为亲王贝勒们专门设立的学校，堪称史上最“贵”的贵族学校。教员和教室都是全国最好的，但学风却是最差的，当时有人曾描述亲贵们学习时的状态：

贵胄学堂学生类皆王公贝勒宗室子弟，故具膳须极丰厚精美。人设一席，日需库平银七八两，稍不遂意，即遭呵叱，甚者且飞盘掷碗焉。总办教习皆为学生之奴隶，呼往喝来，唯命是听。学生每到堂，须有教习遣人往请，有请至四五次至午刻始莅止者。抵堂即索午餐，餐毕扬长竟去，并不上课。亦有偶尔兴至，入课堂，高唱京调一出者，故时人拟之为“安乐国”云。

如此高级的学堂竟然没培养出一个像样的人才来，学风差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了。但是，就在这样差的风气中，爵位最高的载沣却坚持每天都来上课，每次都认真记笔记。没过多长时间，笔记竟积攒了一大箱。需要指出的是，他所学的课程是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数学、地理、物理等。

不知是出于天性还是天命，对于那些可能帮助自己做好一个摄政王的

课程，载沣却没有产生一点儿兴趣，倒是对冷门的天文学非常痴迷。有一次，他代表皇帝出使德国，带回的不是什么奇珍异宝，而是一个地球仪和一架天文望远镜，还有众多的科学仪器。从此，每当天空中有日食和月食时，这位“80后”老爸都会一丝不苟地观察，并将看到的一切仔细地记录在日记中。

不幸的是，历史没有给这位痴迷天文学的“80后”研究天象的任何机会，而是让他统治末落的大清王朝。这样，他也就永远定格在那个永远的窝囊废的形象中。

偶像派帅哥刺客

当27岁的载沣坐在宫中，唯唯诺诺地听各路大臣向他报告大清朝面临的危局时，却没想到一个和他同岁的人正潜伏在北京城里，密谋要把他杀掉。这个人就是汪兆铭。

27岁的汪兆铭和同样27岁的载沣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反的。汪兆铭英俊帅气，才华横溢，谈吐文雅，演讲动人，并且写得一手好诗。如果生在将相之家，那就是第二个纳兰性德。有诗为证：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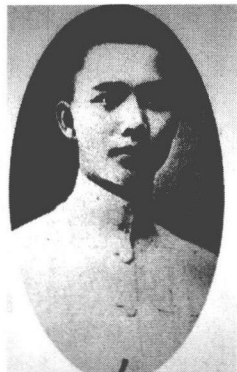
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大帅哥如果生在现代，不是偶像派明星，就是风流倜傥的才子。可惜，1910年的帅哥诗人汪兆铭非但潇洒不起来，反倒过得非常窝囊。

载沣窝囊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本来就窝囊，二是他统治的这个大清朝太窝囊。

汪兆铭窝囊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本来是敢作敢为的热血青年，却天

天被他的革命家同事们骂作胆小鬼。于是他决心做一件大事让那些嘲笑他的人看看。

汪兆铭虽然只有27岁，但跟随孙中山革命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个时候，革命派正在和梁启超这样的立宪派争论一个问题：中国到底应该革命还是搞君主立宪？梁启超提出了一个让革命派们非常窘迫的论点：你们这些革命派实际上是“远距离革命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光顾着煽动老百姓去革命，自己却躲得远远的，等着收割革命果实，这样的革命派还好意思争论吗？



集帅哥、诗人、刺客于一身的汪兆铭

梁启超的话给了革命派们极大的刺激。汪兆铭作为革命派的核心人物之一，血性十足，很快组织了一支暗杀队来到北京。他要亲自革几条命，以振奋革命派的士气——这当然得抱着必死的决心，不管是否鲁莽。

从清政府的立场看，他是典型的“恐怖分子”；从革命阵营看，他是一个革命家，不过是一个头脑极度发热的革命家，因为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已经连发急电，让他停止这个冒险的计划，但他以诗人的语言回答：

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意思是：我就算在菜市口被砍了头，眼睛也要睁得大大的，看你们打进首都来！

汪兆铭带着暗杀队秘密潜入北京，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开了一个照相馆以掩人耳目，然后伺机找大官做暗杀目标。为什么要挂个照相馆的名字掩人耳目呢？因为照相馆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暗室，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散发出当时老百姓们会感到奇怪的化学药剂的味道——这些都是制造炸弹必须的条件。

炸弹造好了，机会也来了。

2月，当时皇族中的两个实权人物——载洵和载涛（摄政王载沣的两个弟弟）出洋归来。汪兆铭和暗杀队兴奋地带着炸药混进了车站的欢迎人群

中。可是，当远来的火车停稳，达官贵人们鱼贯而出的时候，他们才想起自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根本不认识载洵和载涛！

到处人头攒动，到处是清朝官员的红顶子，他们晕头转向，分不清到底哪个是袭击目标。机会转瞬即逝，暗杀队只好悻悻地撤了回来。革命新手汪兆铭的第一次革命暗杀行动就这样啼笑皆非地结束了。

第一次行动的失败肯定打击了汪兆铭的自尊心，但这也更激发了他的血性。他一狠心，决定炸就炸个最大的，直接找摄政王下手，如此岂不快哉！

他们虽然同样不认识摄政王载沣，但载沣循规蹈矩的性格给他们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因为载沣每天都要上朝，上朝的路线每天都是一样的，只要把炸弹埋在他上朝的路上，载沣必死无疑。打定主意后，暗杀队说干就干，很快将地点选在什刹海边的银锭桥。

银锭桥是个很小很小的桥。那个时候，站在桥上，目光可以越过什刹海的宽阔水面，远远地看到青灰色的西山。很早之前，这里就成了“燕京十六景”之一，美其名曰：银锭观山。此时的汪兆铭和他的暗杀队当然没有心思观山景，他们选择这里是因为这是载沣上朝的必经之路，而且是唯一可以埋炸弹的地方。

1910年3月31日夜晩，北京城依然春寒料峭，大街上早就没有了行人。一个黑影正悄悄地躲在银锭桥下，把装满炸药的铁罐子埋在桥下的泥土中，他叫喻培伦，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按照分工，炸药埋好之后，暗杀队的领袖汪兆铭就要只身藏在桥下，等到天亮载沣上朝时引爆火药，与其同归于尽。

当喻培伦埋藏炸药的时候，在银锭桥不远处的一个道观中，汪兆铭正和暗恋他多年的女友陈璧君作最后的诀别，这是这个诗人兼革命家第一次表露自己的爱意，因为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如果历史停在这里，或者稍稍往前走一步，让汪兆铭和载沣真的同归于尽，那中国近代史会不会改写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历史和命运总是不肯让人间缺少巧合与意外。这次精心准备的暗杀就像世界上大部分暗杀一样，莫名奇妙地失败了。

喻培伦刚刚把炸药埋好，兴奋地走出桥洞，但是刚才还空无一人的胡

同忽然闪出一个黑影，让他大惊失色。这个黑影显然看到了他。喻培伦撒腿就跑，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赶紧通知汪兆铭快跑。

喻培伦的反常举动自然让这个意外走过来的人产生了疑心，我们无法考证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来到了银锭桥边，但他一定是大清朝的好臣民，因为他马上就报告了警察。那罐特意从日本买来的炸药很快就被发现了。

暗杀计划彻底失败，没当成英雄的汪兆铭很快被捕了。但是，他的人生高潮也迅速到来了，因为这次暗杀虽然失败了，但这个事件让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政局陷入更深的混乱中。舆论的声音像旋涡一样，迅速裹紧了汪兆铭，让他有了比暗杀成功更难以得到的名气。在这个事件的刺激下，老百姓和统治者紧绷的神经像一根被拉紧的琴弦，越绷越紧，革命压迫性的氛围开始聚集起来。

按照大清律法，汪兆铭犯的是“谋大逆”的罪，这个罪名是通常所说的“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是要被凌迟处死的。但是，摄政王载沣再窝囊也知道，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处死汪兆铭这个政治犯意味着什么，加之日本人趁机插手，更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可以想象，狱中的汪兆铭心中那种英雄般的满足感。所有这些激发了他诗人的本性，喊出了他生命中最灿烂的诗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很快就在北京城的士人学子、贩夫走卒中传遍了。诗歌本是世界上柔弱无力的东西，但当它击中人们的心事时，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革命者赴死的气概有如尖刀，把大清朝廷的面子——那张早已腐朽的遮羞布——彻底剖开了。

两个同龄人——载沣和汪兆铭的交锋就这样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定格在历史的荧幕上，这一回合胜利者自然是汪兆铭。

“元首”、“皇帝”和一个谜语

农历辛亥年（1911年）的秋天，窝囊的摄政王载沣再也不用应付那些他难以胜任的国事了，因为“国已不国”，大清朝在炮声和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中正式宣告结束，所有的重要官员的头衔前面都可以加上一个“末代”的字样。6岁的溥仪成了“末代皇帝”，载沣成了“末代摄政王”。和遗老遗少们如丧考妣的心情相比，载沣却长出了平生最轻松的一口气，他从宫里回到自己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啦！”

刺客汪兆铭也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走出了监狱，以革命元勋的身份走进了新生的国家。

这两个同龄人的交集原本可以就这样彻底消失了，但命运之神让他们再一次产生了关系。

此后几十年的岁月中，载沣是一个沉默的前朝遗老，除了有时在溥仪和复辟者们身边无奈地走来走去。而汪兆铭则在中华民国的政治里起起伏伏，却始终处在政治职务顶尖位置。

1940年3月30日，汪兆铭已经是汪精卫，和他三十年前准备刺杀摄政王的日子竟然是同一天！这一天，他已经由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熬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但是，这后一个中华民国是加了引号的，并且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伪”字。

三十年，不长不短，已经让刺客革命家汪兆铭变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这时他早已不再是“80后”的小青年，而是一个57岁的老人了。

汪精卫的“中华民国”虽然是日本人扶植下的伪政府，但在形式上，他和曾经的大清摄政王载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载沣在辞去摄政王职位后的三十年里，基本上没有再和历史事件发生大的关系，他如自己所愿地隐居在自己的王府中，以一个前朝遗老和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生活着。他的口吃虽然和以前一样严重，但他已经不需要再为

自己掩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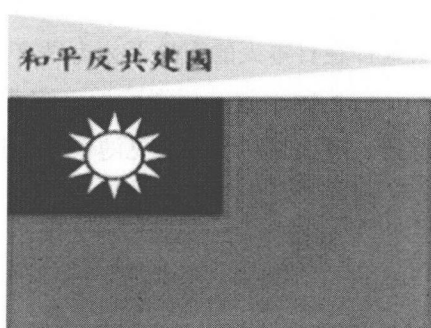
1942年3月30日这一天，不知道载沣是否想起了自己差点丧命的那次刺杀，但是，喜欢读书读报的他一定知道了这样一个荒谬的事实：当年的刺客汪兆铭如今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而他自己所在的北京在形式上也是这个“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样，他和汪精卫的政治地位正好调换了位置：汪精卫成了“国家”领导人，自己则成了一介平民。不知载沣可曾为此慨叹过。

当然，载沣本人是不承认这个伪的“中华民国”的，正如他不承认同时在东北存在着的那样一个伪的“满洲国”，尽管这个“满洲国”的皇帝还是他的亲儿子溥仪。从1931年日本人以溥仪做傀儡建立“满洲国”之后，日本人就花尽了心思威逼利诱这位“满洲国”皇帝爸爸去长春，但是载沣在这个问题上和自己的儿子彻底分道扬镳——他用能想到的所有的搪塞战术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比起当年风光无限的摄政王来，载沣的这个政治抉择更值得炫耀，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独立人格做出的政治抉择，而且是正确的抉择。

历史一定要对汪精卫——这个推翻清朝的大功臣——现在的汉奸进行一次绝妙的羞辱。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承认了“满洲国”，还像模像样地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汪精卫本人还要作为“国家元首”出访这个“盟国”。当年的革命家要向自己当年的革命对象行礼如仪，不知这位敏感的诗人先生是怎么禁受住如此大羞辱的！



伪满洲国“国旗”



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国旗”

在载沣和汪精卫的第二回合较量中，载沣完胜。

1942年5月4日，汪精卫带着伪政府大员们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新京”（长春），伪满洲国的“首都”，来祝贺这个“国家”的“国庆”十周年纪念。“国家”倒都是新“国家”，但人全都是旧人。

这一天，汪精卫的代表团中还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两个大员，他们是从北京出发的，其中一位是“华北教育督办”周作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督办”正是二十三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盛气凌人的汉奸汪精卫

这场滑稽的“两国领导人会面”还像模像样地进行了很复杂的交涉，因为日本人的“满洲国”要求汪精卫一千人等按照古代宋朝使臣见北国皇帝的礼节来行礼，汪精卫为了顾全“国体”，坚决不答应，最后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决定双方行“两国元首礼”。

到了会见的时刻，汪精卫带着众人来到了“满洲帝国”的“皇帝”溥仪面前，刚要举行“两国元首”的握手，没想到一旁的司仪大声喊“一鞠躬！”众人猝不及防，慌忙之间不知所措，只好顺势鞠躬了事，既然有了“一鞠躬”，自然就有了“再鞠躬”和“三鞠躬”，汪精卫之前的交涉成果就这样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化为乌有。

一场闹剧就这样滑稽地上演着。好事的报纸专门为这件事制作了一个谜语，谜面是“汪精卫见溥仪”，打一个电影的名字。

谜底：《木偶奇遇记》。